

小說界文庫 ● 長篇系列



XIAOSHUOJIE WENKU

# 匪首

FEISHOU 田中禾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曲折奇特的人生歷程，  
象，特色鮮明的民俗，  
般的意境，神秘的氛  
佳作。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散文式的語言，童話  
圍，一部令人驚嘆的

**XSTW**  
● 上海文藝出版社

I 247.5  
647

00860



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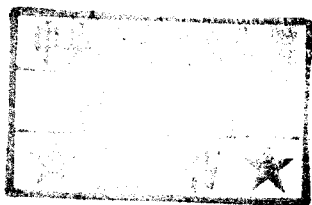
田中禾著

XSTW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918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袁银昌

匪 首

田中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3 字数 233,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 7-5321-1126-1/I·845 定价：9.40元



人生在激情与幻想中蓬勃

田中年。

##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 第 一 部

### 1

他被取名叫申。是太阳偏向西方，一天中暑气最盛的时辰被发现的。

那时大路上走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她们看见一个男孩在干枯的田野上跌跌撞撞，像醉汉一样，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那时的阳光将整个大地晒得如烧红的鏊子，她们找不到一个树荫可以躲避烈焰。女孩不知道自己汗流如洗，淡蓝土布褂子已经渴透。她也没有觉得恐惧。大路边的死人和奄奄待毙的活尸像早已没有生命的粪堆、枯木，除了发出雾一般的气味，没有别的东西能让她记住。她只清楚鲜明地记得男孩扑起一次她的心就被揪紧一次。她的手被母亲攥紧，湿漉漉的又粘又腻。耀眼的田野展开无垠的金光。他如风筝一般摇摇曳曳飘荡过来。

“他不行了。”母亲说。

她们沿着大路向前走。她记得，在她们回头时时张望的瞬间，男孩在野地里的影子像一匹受伤的黑驴。

她们终于找到一座小庙。在土丘上，独独地铺开一道阴影。这是一座龙王庙。庙前有一汪清水，水边有几丛细丝般的青草。

“咱们得歇一会儿，等太阳落下去……”母亲说。

女孩躺在女人身边，感到身下的凉气慢慢透上来，浸润汗透

的衣服。贴着地面，有风吹过，依旧烫热，却有几分轻爽。

“他死了吗？”她突然问。

母亲叹息了一声。

于是，女孩仰面朝天，看见白亮白亮的天空有无数五颜六色的大鸟，扇动翅膀，盘旋高飞。然后，变成一条其粗无比的龙，从云中吊下，尾巴左右摆动，扫着地面。清晰地看见龙身上的甲鳞，色彩艳丽，闪着光泽。

“妈！妈！”她喊道，“看天，看天上。”

母亲坐起来，揽着她的头，两个人伸直脖颈看天。一条灰蒙蒙的龙盘旋扭动，在远远的天边搅动云雾。天空变幻出各种颜色，由白亮透明变为浅黄、淡绿，然后是靛蓝、粉紫。龙在云雾中消失的时候，当空现出一道虹，从西北弯向东南，犹如一座横跨大地的桥。

这景象她记了一生。她记得母亲在申哥从城里逃走以后常常提起这天的景象：“申来那天，天上吊龙挂。大水才退，瘟疫正厉害。”

也许那一刻她们已经忘记了野地里扑腾的男孩。他是在彩虹消失的刹那间出现的。

“瞧！”母亲突然搂紧她，悄声而惊惧地说。

随着母亲的目光，她看见那男孩匍匐在庙前的水坑边，头耷拉在水里。他喝着，喘着。喝过一气，手脚贴地摊在那儿，很久很久没有动弹。

太阳渐渐收拢烈火般的光焰，庙的影子越来越长，越来越大，一直遮蔽了那片洼地。

田野开始有轻风荡来。西天暗淡下去，成为灰灰的一片。

母亲走下庙台，弯腰看那堆黑黢黢的东西。扳起男孩的头，看到一张短短的脸。额头很高，占去这张脸的一半。眉宇很近，

眼睛鼻子挤在鼻梁里。眼窝与颧骨之间斜射出一簇皱纹，嘴巴如鲇鱼一般宽大。黑，瘦，却透出铁蛋般的坚硬结实。

女孩第一眼看到这张脸就感到惊异，说不清他像狗崽、狼羔，还是山猫。被喂进麸皮饼时一张阔大的嘴缓慢地左右磨动，好似两片瓦片。

夜里，女孩一阵阵惊悸。每次朝墙角暗地里张望，听见男孩在磨牙。他不哼，不动，只是“咯吱咯吱”发出瘆人的牙响。

曙色泛起的时候，男孩无声无息，好像真的死了。女孩紧紧贴着母亲的胸脯。她听见母亲均匀的心跳，觉得母亲像一只巨大的鹰，把她夹在温暖的翅膀下。她看见春天的柳树绿茸茸地垂着绵柔的枝条，在她脸上、背上拂动，明媚温煦的风吹来，柳枝一下一下蹭着她的后颈，就像池塘里的水在微风中拍岸，一下比一下温柔，一下比一下轻缓。渐渐的，有清朗的月亮升起，柳树枝条离开她，在一轮很圆的月亮前摆动，一悠一悠。月亮星星和黑夜都闭上眼睛，变成一片灰色的天空，天空里有密密的碎石，幽幽闪亮，像无数眼睛眨动。这些眼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渐渐逼近，亮光也越来越强，最后变成两面映着烈日的圆镜，灼灼地照在她脸上。

醒来时，看见一张污秽的短脸，一对大眼睛，俯视着她和母亲。阳光从庙门里斜斜地铺在她身上，反射在那张脸上。她看见一个高翘的鼻头，很大的鼻孔，翕动着，压着两片薄而宽的嘴唇。她“哇”地一声哭起来。那张脸立即缩回去，慌乱惊恐。她听见腿脚碰地的声音，像一条狗在爬走。

她和母亲坐起来，看见那男孩正向庙门口爬动，四肢着地，惊惶失措。在门口，他停下来，扭头望着她们。

母亲从袋里抓出一把麸皮，伸着手。

男孩爬回来，用双手掬起麸皮，捂在脸上，“呼嗒呼嗒”吞吃。

男孩蹲坐在地上，舔干净巴掌和手指，望望门外的阳光，额头堆满皱纹。

一整天，她们没有看到他。男孩没有沿着大路走，仍旧横过田野，半走半爬，消失在一条沟里。

母亲的袋里除了麸皮、大麦、豌豆，还有一小袋荞麦。母亲的袋里还有黄裱纸和火镰、火石。

母亲说：“在龙王庙看见吊龙挂，我们该在这儿落脚。”

她们给龙王烧了裱纸。烧了干草，算是香。火镰碰在火石头上，迸出橙黄的火星。焰起一堆碎草，她们有了火种。庙宇的檐下冒出青烟，袅袅萦绕在空中。

太阳落下去，一群群乌鸦惊叫着从田野上飞过。

暮色里，她们忽然看到一对蓝幽幽的眼睛在庙门口出现，像两盏明亮的小灯，一条灰茸茸的影子在庙台上徘徊。

母亲把火种吹亮成一堆明火，堆在庙门口。她们捡来更多的干柴枯枝，对付随时闯来的狼。

半夜里，她们看见那男孩坐在火堆旁，正从火里拨拣飞落的蝗虫、蟋蟀、蟑螂，脸上嘴上涂满青灰。

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在庙门前撒下荞麦。荞麦迅速出土，生叶。洪水漫过的沃土和雨季过后的湿润使荞麦秧用浓绿色遮盖了赤红的地面。

男孩仍然早出晚归。像一匹野狗，悄没声地翻过沟沟坡坡，低着头，在坟地、田野、荒林、大路上梭巡，东张西望，瞪着饿狼似的眼睛。回来时，嘴巴上涂满黑乎乎的泥污，带着熏人的腥气。他仍然不说话，但日见强壮，已经可以直起身子走路。只要他在庙里，狼就不会出现。

在他睡熟的时候，母亲认真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副兽相，一个遭罪造孽的硬命人。”

她说：“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过吗？”

男孩瞪着她，似笑非笑地点一点头。

母亲说：“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摇摇头。

母亲说：“就叫申。叫申吧。”

母亲指着女孩：“她叫荞麦。”

男孩脸上现出熠熠的光辉，挤在一起的鼻眼更紧地挤起，做出一个甜蜜的媚笑。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申仍然不说话，也仍然同她们一起呆在家里。白天在野地里游荡，越来越不喜欢粮食野菜，只喜欢野鸟野虫。身材仍然不高，肌肉却日益坚实。在田野里奔跑，腿脚做出驴子撒欢的步点，踢踏，踢踏，踢踏，头和肩膀随这步点炮起炮落，嘴里发出“闷——夯、闷——夯”的叫声。

一个燥热的夜晚，响着旱天的雷声。庙门前的小池塘里响着震耳的蛙鸣。大雨将至，空气凝结成一块沉重的铅。

女孩突然尖声哭叫。母亲看见申将荞麦扑倒，在地上撕扯。当她举起木棍的时候，申突然放开女孩向她扑来。他像狗一样凌厉矫健，龇着牙齿，一次一次向母亲怀里袭击，碰撞她的胸脯。母亲把他推开，挡住，一直退到门外。他在庙台上趑趄一下，被棍子击中脊背，倒在草坡上。

那夜下起滂沱大雨。申被绑在庙门外的柱子上，雨水从他头上浇下，淋过赤裸的脊梁。

母亲在龙王面前点了四张黄裱，喃喃念过一串符咒，手扒庙门，脚踏门坎，向漆黑的田野喊：“申——南来的北往的，路神桥神土地神，回来吧——！东风些些西风些些，雷神雨神金刚神，回来吧——申——”

她在庙台上跪下，向四方磕头：“牛头马面阎罗帝君，让这孩

子回来吧——”

母亲熬了野菜麸皮汤，对着柱子上的男孩祷告说：“人靠五谷杂粮，兽靠血禽野肉。你若是人，就得吃粮食。从今往后，不杀生，不吃腥荤。”

雨停了，那是夏末的阵雨，庙前洼地积满清亮的水。青蛙的叫声柔和而辽远。荞麦开出一地雪白的花，像铺着白绒地毯。远远近近的田野显出清新的绿意，树和野草都开始长出来，野甜瓜飘着透胸的香味。

母亲说：“申，树和草都长起来了。兽王爷、龙王爷，这孩子 在野兽群里丢了魂，让他回来，回到人世来！”

从第三天起 男孩开始慢慢喝汤，慢慢咀嚼麸皮。

母亲对女孩说：“荞麦，叫他哥哥，给他喂汤。”

荞麦轻轻说：“哥，喝汤。”

荞麦每天给哥哥喂汤。她的手像五根细嫩的芦根，捏着小木勺，将粘稠的汤送进阔大的土红色双唇里。汤汁滴在申的下巴上，滴在他黧黑的胸膛上。荞麦伸出一根手指，替他揩去。男孩的眼睛一天天变得清澈。

雾气在田野上浮动。雾气消散以后，大地绿茸茸地袒露在阳光下。赤红的土地被绿色覆盖，野花灿烂，庙前庙后斑斓如锦。鸟雀在黎明时飞鸣噪叫，池塘里生出鱼虾。

母亲把捆缚的绳子解开，抚着男孩的头，说：“叫妈。”

男孩抽搐着，含混而又确凿地叫了一声“妈”。

母亲把女孩拉过来：“这是荞麦，你妹妹。”

“荞——麦——，妹——”

母亲说：“记住，吃五谷杂粮青叶素菜，能成人。”

男孩点点头。

母亲说：“看这世界，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太阳、月亮，人和

生灵一起享用。会跑的、会爬的、会飞的、会蹦的，都是人的兄弟姊妹，不能杀生害命。”

申点点头。

母亲指着白花花的荞麦地：“记住，丰年歉年都不能不种荞麦。水旱蝗雹，人靠荞麦救命。一粒荞麦三条棱，一条管春，一条管夏，一条管荒旱。”

申点点头。

母亲说：“荞麦五岁，你六岁。你要知道她是你妹妹。”

申望着荞麦，望见她星星一样的黑眼睛。

申不再到田野里游荡。早晨，看见檐下透来的第一缕光线落在龙王神胎的玉带上，他就跳起来，到林子里砍柴拾树棍。白天，跟母亲干活，收拾荒地，将锄掉的青草摊在向阳坡里晒干。傍晚，坐在庙台上，看荞麦地在风里卷着波浪，白茫茫的荞麦花一天天萎谢，黑色籽粒在穗里孕育。晚霞染红西天，凉爽的晚风吹过檐前，将他赤红的胸背吹得滑腻轻舒。

第二年麦收之后，村路上又有了行人。树木被洪水浸泡过，以迅猛的长势使大地重现一簇簇绿荫覆盖的村庄。炊烟从村落里升起，鸡狗随着炊烟一村一村滋生，大地恢复了生机。

那年的豌豆三月里开出姹嫣的紫花，老早就让饥饿的人吃上鲜嫩的豌豆角。大麦黄梢时候，活过来的人就能吃燎麦，喝碾过的麦仁汤。

煮熟第一碗豌豆角，母亲在庙门外摆上香裱，领着申和荞麦，对天跪拜。母亲说：“天爷，你让我们活过来，我们要把你给的土地侍弄好，让你留下的生灵和陆兴旺。给风给雨，给太阳，给我们恩宠。”母亲磕了一个头，申和荞麦也磕了一个头。

那是一个少见的丰收年。麦穗又大又重，籽粒饱满，得着晴天朗日，麦田精神抖擞地荡漾金波。龙王庙前有了第一个麦秸

垛。申和荞麦被夏天的太阳晒成古铜色。赤裸着上身，穿一条短裤，在田野上奔跑。收割，捆背，拾麦穗，搂麦秆，铲麦茬。他们记得眼前起伏的金黄色阳光到黄昏时如何变成绮丽的晚霞，在地平线上久久燃烧，飘曳，明灭。灶门口的火光映红母亲安详的脸，没等到晚饭做熟，已经互相枕着，躺在麦草织成的草衫上睡熟。新鲜麦草在他们酣梦里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种秋庄稼的时候，龙王庙已经有了三五户邻居，同周围的小村来来往往。人们称他们是龙王庙村。

龙王庙村的人害了病，母亲给他们下神取药，给他们扎针，拔火罐，放血，刮背。

母亲不杀生，不吃腥荤。逢初一、十五烧香祭告神灵，每晚念经。村人们称她是斋公婆。

母亲会讲很多故事，会唱很多小曲。银河在他们头顶横过夜空，荞麦躺在庙门口，看着天，看着月亮在淡云里徜徉。申跟着母亲念儿歌，他的舌头总显得不那么灵便。

“黄黄鹭，一身黄，这……这……”

“这枝蹦到那枝上。”荞麦说。

“不要插嘴，荞麦。”

“不想爹，不想娘，光想……”

“光想小姑的花衣裳！真笨。”荞麦说。

“叫你别插嘴，小姑奶奶！”

荞麦跳起来。两人跳着脚，打着拍子，对着月亮星星，大声念：

狼抱柴，狗烧锅，  
猫娃上去捏窝窝。  
鸡子蹬打碗，

老鼠吓得捂着脸。  
鸭子蹬打盆儿，  
老鼠吓得关着门儿。

那时候，母亲会莫名其妙地叹一口气。高粱谷子都长高了，在夜风里发出一阵阵“飒飒”的喧响。月光使庄稼地更像一片雾茫茫的大海，绿叶发出闪闪的亮光，有如涌溅的浪花。

母亲说：“没见过城吧？”

没见过。他们只在母亲的故事里听说过。

“城里有外爷、外婆，城里有姨、姨夫。”

他们不知道这些。

“在城里，快到放鬼灯的时候了。”于是，母亲给他们讲冥间的事，“那里像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死去的人要提一盏灯照着，走奈何桥，过弱水河，到望乡台。洪水、瘟疫过后，天地间到处游荡着无家可归的鬼魂。”母亲指着黑沉沉的田野说，“你们看，野地里到处都有天不收地不留的魂灵，随风飘荡。”随着母亲的手指望去，荒野与庄稼地里，无数幽幽的蓝色精灵飘飘行走，越过沟壑冈峦，游过坑塘水面，“他们没有灯，没法到阎王爷那儿去上卯簿投胎托生。……他们在等七月十五，到那一天，该有多少灯放出去呀！”

莽麦说：“什么时候能进城去看放灯呢？”

母亲抚着女孩的头，过了好久才说：“城里有外爷外婆。”

从那天起，男孩和女孩就常常站在河边，向远处张望。

有一天，母亲说：“今年，带你们去看河灯。”

他们为进城忙忙碌碌作准备。母亲采来鲜嫩的芥苢菜，揉出浆汁，为女孩染出草绿裤褂。在冈坡里挖来红湓土，给男孩染紫花布。把自己的老蓝布短衫用扁豆面汤浆硬，在石碾上碾光，用棒槌一遍遍捶过。

女孩从来没见过母亲有那般精妙的手艺，硬面皮的豆沙包，用木梳轧出好看的花点图案，当顶点上朱红圆点。母亲给他们各人分一个，把其余的包起来，放在白条篮子里。

七月的夜晚将白天的闷热驱散，清爽怡人，使男孩和女孩耿耿难眠。他们常常翘起头向远方的黑暗眺望，在神秘的天外，有一个热闹的世界，那就是他们没法想象的城。

七月十三夜间，母亲给他们烧香草水。男孩女孩在母亲面前脱光衣服，露出童贞的身子，显出稚嫩娇好的裸体，好奇地看自己的胳膊腿、胸脯、肚腹，看自己的大腿，被鲜活滋润的肉体所感动，发出一声快活的怪叫。母亲用香汤为他们沐浴，脸上充满怜爱。她说：“看呐，你们的身子多纯净，多好看！这是天爷造就，阎王老子把你们托生，天灾人祸都不能夺去你们的福份。”

他们几乎整夜不曾入眠。洼地的水鸡像弹棉花的弓弦一样有节奏地鸣响，辽阔的田野像无数支竹笛委婉轻柔地吹动。醒来几次，仍然看见黑夜浓重地笼罩着四野，星星在天上眨眼。

他们将永远忘不掉母亲在黎明时领他们走过大路和河滩。田野里充满野草、树木的青气，充满沟壑、林木、庄稼散发出的湿润的朝雾。苇叶像潮水一样喧响，小鸟在晨曦里噪叫。

上船的时候，月亮如一片透明的水晶石，没有青辉和光轮，坠在碧蓝碧蓝的西天。昏暗的船舱显得神秘奇妙，在隐约闪烁

的水波上摇曳。他们看见河水在脚下卷起无数道褶皱，荡漾涟漪。摇橹的声音使两个孩子混混沌沌。

也许他们是同时醒来。男孩和女孩突然睁开眼，灿烂的阳光使河面一片辉煌。河岸浓艳鲜绿，树木和苇林都如刚从水中脱出，披着令人感动的光泽。女孩探出头，看见在河岸林木梢头，一轮红日带着湿气冉冉升起，和蔼，新鲜，洁净。

“哥，看呐！看！”她嚷着。

他们拉着手站在船头，看河水清凌活泼地向他们流来，蓝天开阔明朗，绿岸缓缓旋转，太阳如一颗巨大的熟透的草莓，滴滴溜溜，蘸饱了红浓的浆汁。

男孩和女孩在那样的瞬间感受到世界的明媚清新，他们手牵手站着，经过夜间的沐浴，身上散发出同河上的空气一样的植物的清纯气息，眼睛清澈明亮，就像他们脚下的河水。身影投射在舱门上，落在换了干净的蓝布大褂的母亲脸上。

大约过午以后，船的右方出现一堆黑苍苍的影子，像一片高大错杂的森林，乌烟瘴气，兀立在天际。母亲指着那幢幢怪影说：“瞧，那就是城。”船上的人都伸长脖子，向远处眺望。男孩女孩钻出船舱，瞪大眼睛，看着那堆陌生而玄秘莫测的东西，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惊惶，好像面对一头庞然怪兽。它凝然不动。船夫仍然吃力地在船舷上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撑动竹篙，船帆被熏热的南风鼓满，发出“砰砰”的响声，河床和河岸使人目眩地旋转，那座城却一点也不见逼近，倒像是船被粼粼波光推得更远。

然而，岸上的庄稼和河滩的树木越来越清晰，城市的怪影也从混沌中渐次显出层叠，显出深浅不同的颜色。空洞的天宇被又陡又高的杂色河岸挤满，岸上的树和房屋插入天空，遮挡了视线，终于消失在壁立的码头顶上。男孩和女孩被嘈杂的市声惊骇，茫然失措。他们不知这座阴森森的乌云似的城何以有那样

的声响，既不像沉雷惊涛，也不像野兽嚎叫，含混不清，驳杂嚣张，持续不断，包容着远远近近的街市，使阳光显得动荡摇曳，恍惚不安。

那是灾荒过后的第一个秋季，码头还没有从破败荒凉中恢复，船桅不像往昔那般密如竹林。卸货的船只稀稀落落。男孩女孩看见五颜六色的人群，沿着石砌的埠头上上下下。脚夫将自己裹在黑色蓝色的长布里，像蟑螂一样拱着货箱、大包，赤脚踏过船头跳板，脚趾扣紧石板路面，唱着嘹亮的号子，前后呼应，威风凛凛地向上走。走上码头，就看到一条长街，像房屋砌起的山谷，狭长蜿蜒，看不到尽头。商号的门廊几乎一模一样，青砖蓝瓦，黑色的洞开的铺面，齐胸高的柜台里站着伙计，白布圆领短袖衫，密密的布扣子。

他们从未见过用石狮子、石柱子砌起的大牌坊。飞檐斗拱，横跨大街。母亲站在那儿，眯起眼睛，仔仔细细地仰望牌坊。强烈的阳光被石条反射出灼目的白热，男孩和女孩的汗水沿着颜面涔涔滚落。牌坊的壮观气势使他们的心怦怦悸动。

母亲说：“瞧，向北，走到街尽头，是城隍庙。向南，走到尽头，是老君庙。”男孩和女孩沿街望去，隐隐约约能看见庙宇的五色屋顶。他们仍然牵着手。母亲领他们走进一条僻静小巷。阴影深处有石砌的高台阶，黑漆门楼。母亲站在门前，平息涌上来的急促的气喘。门后传出一阵凶猛的犬吠。

他们原打算过罢鬼节就走。可是，现在他们知道，外爷外婆都已死去，姨父也在不久前的大瘟疫里丧生。这座灰色宅院死气沉沉，到了黄昏，蝙蝠老早飞出来，“簌簌”作响，屋里屋外穿梭。房梁和屋檐上的灰尘被撞落，飘洒在他们脸上。古老的砖墙里爬出一个一个蝎子，守在墙脚的缝隙里乘凉。偶尔，黄鼠狼倏地从当庭跑过，无声无息，像一个幽灵。姨夫的画像挂在堂屋深